

史通削繁卷四

雜說中

諸晉史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涉漢而南。地歸司馬。逮於符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為踳駁。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卽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為葉令。嘗飛鳧入朝。及干



致字原作故
字不誤梁武
方撰通史故
以其不經而
載之小說耳
遮字一作遮
字是

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說又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為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遮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偽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

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譏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僭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後石原注田融趙史謂勒涼蜀遼漢符氏兼之前涼錄張

天錫十三年苻堅遺苟萇來伐天錫拒戰赤岸為秦所敗面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錄甘露十二年涼州平以梁熙持節鎮姑臧按此符氏之兼瓜涼也而後石時則張重華據之蜀錄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

記符堅以王猛為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氏楊世以
 地降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
 堅命秦梁密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磬險堅
 遣王統朱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
 進據梓潼當遂陷益州於是邛笮夜郎等皆歸之堅
 以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按此符氏之兼巴蜀也而石
 氏則未能有蜀前燕錄慕容鹿世居遼左廐子凱遷
 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號慕容鹿世居遼左廐子凱遷
 暉十一年秦錄堅入鄴宮閱其圖籍并諸鮮卑四萬戶於
 長安前秦錄堅入鄴宮閱其圖籍并諸鮮卑四萬戶於
 千五百七十九以王猛為冀州牧鎮鄴按此符氏之
 兼遼左也而石虎時慕容方興虎嘗兵挫遼西棄甲
 而遁晉書載記堅遣其尚書合丕率慕容暉等寇襄
 陽楊安將樊鄧之眾為前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容垂
 姚萇出南鄉苟池王顯從武當繼進大會襄陽師次
 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年符丕陷襄陽堅以
 其中壘梁成都督荆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配兵
 一萬鎮襄陽按此符氏之兼漢南也而石氏雖累寇
 襄陽卒殷芸小說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不妄交遊
 不得志

梁武帝勅司徒左長史殷芸撰直齋書錄解題耶耶
 書月云或題劉餗撰非也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
 帝注云殷芸撰非也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
 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宜祖廟未祀時避諱
 也按劉餗即知幾子也徵之蕭方等國通鑑晉元興
 此條或題之非更不待辯矣蕭方等為三十國春
 秋以晉為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
 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也懷太子方知惠世子方諸字
 智相也方乃弟二名之其字也世謂元帝唐書第
 四子也方乃弟二名之其字也世謂元帝唐書第
 藝文志亦萬誤削等字又按隋書經籍志作蕭萬等則
 又譌方為萬也宋漢事原注謂范唐徵晉語謂皇
 晉市虎韓非內儲說龐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言王不信三人言市有
 言而成市虎願王察之楊王孫藻篇伊籍志伊籍
 傳籍字機伯隨先主人益州遣使於吳孫權欲逆折
 以辭籍適人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

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劉伶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放情肆志與阮籍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嵇康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伶曰：吾不能自禁。當視鬼神自誓耳。可便具酒肉。妻從之。視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切不可聽。仍畢卓晉書畢卓傳卓字茂世飲酒御肉塊然復醉。乃畢吏部也。餘見書事篇。比舍郎釀。孰卓因醉。夜至其甕。開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餘見書事篇。

宋畧

裴幾原刪畧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延年元后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

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畧言之。故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檄。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揚其過。至於二凶為惡。不言可知。無俟檄數。始明罪狀。必刊諸國史。豈益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兼復文理非工。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眾且所為藁草。本未宣行。斯並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近代國史。通多此

累有同自鄙。無足致譏。若裴氏者。舉作之中。所可與言。史者。故偏舉其事。以申倚撫云。

除徐傅官詔

宋書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

德羨之等廢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卽位進司徒

改封南平郡公又傅亮傳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壽

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卽徵

高祖入輔至於受命進尚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

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

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彥之等深自結納太祖登祚

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與郡公按太祖卽

文帝也其二入除官詔沈書不載元嘉三年二人皆

受元后哀冊宋書后妃傳文帝袁皇后諱齊嬀左光

后恩禮甚篤後潘淑妃愛傾後宮因稱疾不復見上

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而崩上甚

悼痛詔前承嘉太守顏延之爲哀討二凶檄宋書二

策文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年

元凶劭文帝長子也。有女巫嚴道育。自言通靈。劭姊

東陽公主。白上託言善蠶。召入劭。與始興王濬敬事

之。號曰天師。遂爲巫蠱。上知驚惋。須檢廢劭。賜濬

死。以語濬。母潘淑妃。妃以告濬。濬報劭。詐上詔入

宮。行弑。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舉義兵。檄京邑

云云。又顏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竣爲世祖。撫軍主

簿。世祖鎮海陽。遷記室參軍。世祖入討。任總內外。并

造檄書。南史延之爲劭。光祿大夫。劭曰。何擬李夫人賦

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擬李夫人賦

乃至。爾日。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擬李夫人賦

宋書。孝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淑儀。寵子鸞

愛冠。諸子。淑儀薨。追進貴妃。諡曰宣。上痛愛不已。擬

漢李夫人賦。其賦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

夫人賦。淒其有懷。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會焉。云云

注國志表。見補罪許曜詞。宋書范曄傳。孔熙先有縱

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數

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以爲

義康當之。有法。靜尼出入。義康家。熙先善。朕脈法。靜

尼。姊夫許耀。頌隊在臺。宿衛殿省。嘗病。熙先爲合湯

一劑耀疾卽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
耀許爲內應熙先使睦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同
黨湛之封上凡所連及並伏誅按罪許詞沈書亦不
載又按裴畧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之所收浮文反
簡於裴故
史通云爾

北齊諸史

或問曰。玉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觀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

知古二句出
論衡謝短篇
一物二句出
陶宏景傳

人曰。儻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昨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

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為宏益多矣。足以開
 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愬。吾幾面牆於近事
 矣。而子奈何。妄如譏誚者哉。皇家修五代史。館中墜藁
 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為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
 猶有可識者。或以實為虛。以非為是。其北齊國史。或以
 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
 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瞽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
 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
 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偽難尋者。不其痛哉。

處士王孫

後漢書。爾衡傳。衡為江夏太守。黃祖作書。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

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淒淒。漢書韓
 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報望乎。注。蘇林曰。王孫如
 言公。僕夫舍長。按。僕夫疑當作役夫。左傳。文公元年。子也。僕夫舍長。潘崇曰。享江芋而勿敬也。楚太子商
 臣從之。江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
 也。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注。守客館之司。多為夥。史記。陳涉世家。涉既王。故人
 故云。舍長也。史記。見曰。駮。頤。涉之為王。沈沈
 者。楚人謂多為橋為圯。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間從容
 駮。故天下傳之。南呼北槍。晉書。周玘傳。殺我者。諸槍子
 橋也。東楚謂南呼北槍。宋書。索虜傳。槍人謂換易為
 之。圯音怡。博世說。雅量。褚公乘估客船。投錢唐亭。住時。縣令當
 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生屋。下。令問。牛屋。下。是何物。人
 吏云。昨一槍。父來寄亭。中有尊。西謂東虜。史記。高祖
 貴客。權移之。按。所。指。皆。北。人。也。西謂東虜。紀。項羽伏
 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敬
 諫。伐。匈奴。上。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後。漢書。光武。擊
 尤。來。大。槍。反。為。所。敗。笑。曰。幾。為。虜。啞。北。史。僭。燕。傳。關
 中。謠。曰。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為。白。虜。按。所

指皆東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渠有其人乎集韻們
 人也注隋唐嘉話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
 常呼為張底揚子法言箇枚也儀禮三個注今俗名
 枚曰個左傳昭公三年二惠競爽又弱一個焉南史
 王鎮之傳若遺一今有以相存按渠們底箇並可兩
 字連說渠們猶言他乃若君卿祭統衛孔悝之鼎銘
 們底箇猶言那箇乃亦作迺漢書張良傳豎儒幾敗迺
 若乃猶汝也按乃亦作迺漢書張良傳豎儒幾敗迺
 公事唐韻古音古亦讀若為汝史記云吾翁即若翁
 漢書云吾翁即汝翁可據也東坡墨君堂記凡以相
 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韻會敵體相御隋唐以
 來下已則稱卿按隋前已然晉庾峻傳峻子數王衍
 不與敬交敬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爾數曰卿自
 君我必籍多聞籍與中州名漢北齊書帝后傳受
 自卿卿必籍多聞藉與中州名漢北齊書帝后傳受
 舒傳漢兒文官連名總署按古來咸關右稱羌
 習邊朔惟漢最久遂襲以為華稱關右稱羌
 張華杜宇注曰龔靈鑿巫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
 號曰西州北史儒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遵明鮮子靈

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又北史周尉遲迥
 龔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闕逼膏育之病按二傳言
 羌正指臣奴宋書魯爽傳魏主燾南寇爽與弟秀從
 關右言臣奴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有讎云云下
 自釋云羣下於其母姊姊木作姊北齊書文宣皇后
 主稱奴猶稱臣也母姊李氏武成踐祚逼洛有娠太
 原王至閤不得見溫曰兒豈主上大家子親近侍從
 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豈主上大家子親近侍從
 稱爲大家北齊書神武紀何故師人兒郎爾雅釋言
 觸大家又恩存傳大家正作樂師人兒郎
 注謂人衆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
 呼謂所召募兵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
 束未朱墨所圖圖與武定魏書孝武既人關齊神武
 能足朱墨所圖圖與武定魏書孝武既人關齊神武
 爲東魏孝靖帝天河清北齊書武成帝
 平四年改元武定河清北齊書武成帝

周書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

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
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準於
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
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
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宏彌尚
儒雅卽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
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
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客氣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傷足而先又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出師奔冉蘇綽詞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陽虎曰盡客氣也

令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自有晉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依尚書體爲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按今取其書覆之頗有類王莽傳者後闕王應麟語亦云蘇綽大誥柳虬見史官篇牛宏見世家篇唯憑本書重加潤色近於莽矣柳虬官篇牛宏見世家篇唯憑本書重加潤色原注按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蕭大園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畧致遺

隋書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敘錄煩碎至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爲失更多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劉臻還宅

隋書劉臻傳臻字宣摯位儀同三司臻性多忘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王劭思書隋書王劭思曰此是大人家顧盼久之方悟

篤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白劭劭依前閉日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持論微有固
意緣子元但
王褒貶不論
文章故也論
其一家之學
則所論可存
若論意旨於
行墨之外則
更有說焉黃
氏浦氏之評
皆持平之論
也

雜說下

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宏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寂蔑無觀。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理。頗相附會。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此正可為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如次諸史傳實為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故。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荅羣臣者乎。更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而牛宏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世稱近史編語。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

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頰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賤疏。款曲。詔策。頻煩。雖事皆偽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

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或

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詰。本不施行。必也載

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剪截浮辭者哉。但

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

公孫宏傳贊。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謝靈

運傳論。其畧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導於前。賈

安曹氏。緯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飈流。所

始莫不同。祖風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

義熙。仲文革孫許之風。叔源變太原之氣。爰逮宋代。

靈運。與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容夫五色相宣。八音協

暢。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翰林補亡二句。原注。李充

響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切。翰林補亡二句。原注。李充

虞摯。撰文集。卿淵二句。龍才畧。篇。僅通十字。傳。平字子

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霍光無學。漢書。霍

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不。霍光無學。漢書。霍

光不學。亡術。鎮惡方馮異。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猛之

閣於大理。及昭長安。於灞上。迎武帝。勞之。謝曰。此明

領前鋒。及昭長安。於灞上。迎武帝。勞之。謝曰。此明

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曰。卿欲學馮

異耶。後漢書。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渭濱。思太

論功。異獨屏樹。不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寧復有呂望

公耶。鄭鮮之。武帝紀。公。以。時。日。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宋祖無學。或談論進難。帝時有慙。南史。裴昭明。傳。時

昭明罷郡。無宅。帝曰。我。不。雞。九。錫。等。諧。記。有。雞。九。錫

讀書。不知古人。誰。可。比。之。不。雞。九。錫。等。諧。記。有。雞。九。錫

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平。頭。上。尾。對

鄉記。困學。紀。聞。雞。九。錫。封。浚。稽。山。子。景。高。祖。曰。文。叔

語。儷。辭。得。尹。遵。之。降。而。隗。囂。滅。安。世。用。羊。祜。之。言。而

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儷。辭。故。也。又。按。姚。最。梁。後。畧

呼以字。名。此。由。須。對。語。儷。辭。故。也。又。按。姚。最。梁。後。畧

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
夫變我稱予五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
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温子昇永安故事
言尔朱世隆之攻沒建業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閭酸
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簡要而徒積字成文並
由趨聲對之為患也或聲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之
為害其流甚多南史陸厥傳厥好為文章沈約謝朓
王融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皆用官商將平
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蓬腰鶴頸五字之中
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詩苑
類格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蓬腰鶴頸辨如臆叟
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辨如臆叟
漢書酈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
騁其知辯並成大業酈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又
吃若周昌史記周昌傳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
陛下即欲易太子臣請死昌曰臣死且不避臣期知其不可
然臣期期不奉詔文出荆州南史武帝紀齊南康
東昏為涪陵王以帝加征東軍鎮石頭王珍國斬東
昏二年正月進帝為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為王三

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合曰西
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
書成并部通鑑渤海高得政善圖讖勸高洋受禪洋
楊情山提至鄴情即召太常卿邢劭等撰儀注秘書
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洋至鄴奉靖禪位於
齊

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為夫人三為王后夫為夫人則
難以驗也為王后則斷可知矣案其時諸國稱王唯楚
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為后
當在周室蓋周憲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
厥同姓者乎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

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王。按以年代，殊爲乖刺。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今粗舉一二，其流可知。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鑑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迴之尤甚者矣。案蘇秦答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

之。又甘茂謂蘇代云：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一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癘隱形于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嬴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正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揚雄法言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則文章小道。

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鵲。荆屍變而為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訓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觀於巖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矣。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為實錄。斯已謬矣。况此二漁父

杜元凱撰列女記此條當連上浦氏未及改正

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為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鵲。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莊周著書。以寓言為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為實。則其流甚多。至如鼃鼈競長。虻蛇相憐。鷲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為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為而薄周孔哉。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

子哉。若人也。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為謬矣。

夏姬

左傳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

夏姬

貪其色也君昭王秦穆同時昭王當云平王即

其圖

之王乃止

荆平

夫人事兩引俱誤

作昭

王彼篇已刊正

媵景

公且加罪焉媵懼及造晏嬰之刑於足衍醉而傷媵

時大

旱卜以人祀景公曰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

今殺

媵之父鄰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郭評

宋景

公頭曼在齊景世傳失實風俗通正失成帝問

公杵

白後三十餘年

宣皇

帝劉向日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

者多

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囊為

惟粟

一升一錢凡此皆進藥酒者其妻私人其夫且

俗人

妄傳言過其實

歸私

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己為藥酒待之矣後

二日

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

之則

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列女傳周

主忠

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仕於周其妻淫

於鄰

人其下分餘光會績日子可分我餘光云云列

文畧

與策同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會燭

夜織

徐吾燭數不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

云伯

奇化鳥陳思王合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

出見

鳥鳴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

吉甫

曰伯勞乎是吾子樓吾與非吾子飛勿居鳥尋

聲而

棲於蓋按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

苑新

序皆不見斯事會輩二書序云新序三十篇隋

唐之

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

崇文

總目存者五篇又問得者十有三篇然則所糾

皆在

亡宿癩隱形郭注宿癩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癩

篇歟

女者齊東郭探桑之女也項有大

瘡故號宿癩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癩採桑如故王
 曰奇女也遂以為后黃本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
 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詣宣王曰竊嘗喜隱王曰試
 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
 事非宿癩也按事亦見列女傳又懷羸郭注懷羸秦
 謂女號鍾離春無鹽乃其邑名又懷羸穆公女也初
 事晉懷公圍後事晉文公重耳故劉安按漢書淮南
 曰失節接列女傳不及妻晉文事劉安按漢書淮南
 誅而以為仙去者葛洪書鞭必妃賦云故揚雄羽獵
 仙傳有之亦不見劉向書鞭必妃賦云故揚雄羽獵
 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細文心雕龍非同兩而虛用
 按獵不鞭必妃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同兩而虛用
 濫形不杜魄荆妮合死屍化隨江水本紀云荆人隨
 其躑乎杜魄荆妮合死屍化隨江水本紀云荆人隨
 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繼
 合以其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為
 鳥名曰杜鵑路史餘論龍水名也亦作漁父序漁父
 鬻縣在牂牁故知幾以子雲之說為妄漁父序漁父
 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神女高唐賦昔者先
 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神女高唐賦昔者先

一婦人去而辭曰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
 陽臺之下楚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之
 卿好色曰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王悅之鄒陽譖之
 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氣服於內曹
 心正於懷信誓且且秉志不回按枚鄒互異有誤陽
 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
 一麗人於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二漁
 嚴之附宓妃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二漁
 父莊子漁父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曲未
 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楚辭
 漁父篇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擒蚌戰國策趙且
 謂趙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鷗啄其肉蚌合而
 箝其喙鷗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鷗不肯相
 擒其喙鷗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鷗不肯相
 之天祿識餘兩謂關口或改兩作雨非愚謂作雨者

不惟失義。渡蘆中。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且失韻。中之有頃父來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身深葦之中乎。霄出應食畢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因凶兩賊相遇於混沌。混沌之帝為忽。混沌逢何用姓字為混沌。混沌之帝為忽。混沌與忽時相遇於混沌。混沌之帝為忽。混沌謀報混沌之德。混沌之帝為忽。混沌有嘗試鑿之。混沌之帝為忽。混沌而混沌死。按與言語篇各意。其流甚多。非之龍謂東海之鼈曰吾跳梁乎井幹之水入休乎缺發之崖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右鄰已繫於足。龍問之規規然自失也。又蛇憐蛇蛇憐風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薄周孔。自惟至熟有妄用足哉。又鸞鳩見逍遙遊。薄周孔。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列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女記。晉書杜預傳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文義質直。隋書經籍志女記十卷。杜預撰在雜傳類。

雜識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紀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子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太元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

子雲參聖語
見論衡超奇
篇

此論最允

勸誠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惟簿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為直吾無取焉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元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于近代則不然其有雕蟲未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卷或著書纔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事同七畧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

祀字一作嗣
字是

有傳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為立傳其所記也止具其生前歷官歿後贈諡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恒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者矣

童烏

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諸賢

原注謂嚴李鄭司馬之徒法言問明篇蜀莊沈

莊也

居難為也按莊即注之所謂嚴即嚴君平也淵

不惠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

也觀

其行者穆如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

篇必也儒乎文子雲參聖本陸續述元或為集不過
 麗用寡長卿也見自敘篇
 數卷原注如陳書陰鏗傳云著書纔至一篇原注如
 元紀云撰同姓名人列名傳末原注如梁書孝元紀
 錄一卷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
 察傳云撰齊書祖鴻助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
 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助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
 一卷或五卷者不可勝記有文集或四青翟劉舍漢書
 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翟劉舍相至侯許昌
 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躡躡廉
 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姜詩援後漢廣漢人姜詩
 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
 察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其事范書具詩妻龐氏趙
 傳中史通不徵范而徵謝蓋謝書則詩自有傳也
 壹見載文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

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於五行燕累尤甚今輒條其錯
 繆定為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
 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為雜目類聚區
 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
 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
 名去取所記不同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
 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

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記而不云魯后莫定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也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案成公者卽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今引史記居先成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所謂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也案班書爲志本以漢爲主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諡耳至於它代則云某書某國

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炎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聞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恆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畧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鵠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

同也。

單襄告魯史記魯世家周單襄公與晉卻錡卻卬

其當曼滿語左傳宣公六年鄭公曰曼滿與王子伯

之虐在周易豐之離佛過之會於周本志史記成公十六

矣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問

天道人故對曰吾非馨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

殆必禍者也按此會史記周簡王紀及魯晉二世家

皆不載左氏成公十六年經傳亦不書其文乃在外

傳周語下卷然亦不言成公十六年但曰柯陵之會

云云是則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乃班志自撰之文

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又按柯陵之盟在火嫁

成公十七年杜注柯陵鄭西地亦非會於周也

之間本志前言火失其性首舉其文曰春秋桓公十

帝末高祖原廟災明年莽居攝而止其下更端言稼

穡不成乃舉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之文中

間隔越甚多其前春嚴公原注嚴公即莊公也

秋二字管不及此也嚴公漢避明帝諱改曰嚴珮金

左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聚鷓冠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臧好聚鷓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

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它述。四曰科

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畧無準。志曰左氏

史通自序 卷四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卽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片言。閱彼全書。唯微半事。遂令學者疑正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

得田占爲失國。而况王者蓄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悛與不悛。谷永言效與不效。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特談。竟無它述者也。其述庶徵之恆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案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又此科始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旣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而章句錯糅。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

此亦一說也
温公論理子
元論勢論理
者為萬世之
大防論勢者
諒一時之情
事或嚴或恕
義可兩存

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摧前世。全違故

實也。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蒐於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案大蒐於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恆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爻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

年有乘北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案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北。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勳命賞。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按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災示膏。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衍多端。準的無主也。其釋厥咎。舒厥罰。恆煥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煥。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

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替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

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
 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為天下雄案此當是孝宣皇帝
 即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
 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雄者也昌邑
 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徵祥雖具
 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此
 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
 矣如沙鹿其壞梁山云崩鷓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
 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
 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

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
 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
 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而班志尚捨長用短
 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
 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竊斧逃債

漢書諸侯王表敘論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為二周有逃債之臺被竊斧之言注

服虔曰周赧王負責主伯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鉄鉞主者以為威也周衰政令不行雖有鉄鉞無所用之是私竊隱藏之耳陳書莽稱安高祖紀九錫詔云竊鉄逃債容身之地無所莽稱安漢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卓號太師
 卓號太師後漢書董卓傳卓徒都長安諷號安漢公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

為太師位二國俱水原注謂七年魯大水也睦孟漢書睦
 諸侯王上受春秋為議郎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
 蕪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乃陰類下
 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
 為天子者霍光惡之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徵
 孟子沙鹿壤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
 為郎沙鹿壤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杜注沙鹿
 山梁山崩左傳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微樂出次祝鷓退飛
 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己伯宗以告而從之鷓退飛
 左傳僖公十六年六月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
 興聘於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陰龍交鬪
 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此云史過傳作叔與龍交鬪
 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
 人請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
 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董劉別構異聞志沙
 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為背叛散
 亂之象齊桓霸道將廢公羊以為沙麓河上邑也董
 仲舒說畧同又梁山崩穀梁曰癰河三日不流晉君
 率臣哭之乃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喪亡
 象也董說畧同又六鵠退蜚過宋都劉歆以為風發
 它所至宋而高鵠高蜚而逢之則退象宋襄與疆楚
 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之數云又龍鬪於鄭洧
 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平晉楚之間重
 以疆吳鄭當其衝子產任政鄭卒無患能以爭知嫂
 德消變之效也按龍之占後又見雜駁篇
 諱原注今諺曰弟與兄爭嫂
 字以其名鄙故稱文飾之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
 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志云庶
 徵之恆風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為釐十六年

左氏傳釋六鷓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憤濟風之爲害。備於尚書春秋。向則畧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敘羣妖。述雨雹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朱雀生鷓。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畧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鑒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惟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

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所定多目。凡二十種。但其失旣衆。不可殫論。故每目之中。或時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爲禍。桃李冬花。多直敘其災。而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縣。著其字。蕭曹陳平之屬。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

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蠹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邴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比，其類宏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

木拔見金車債左傳隱公三年冬庚戌鄭伯之車債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歆知而不傳傳恐當雨釐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

房易傳曰前樂後趙毛生地風俗通皇霸趙王遷信

憂厥妖天雨羽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鳥相育志中

滅先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鳥相育志中

信視地上生毛謠亦見史記趙世家

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

飛京房易傳曰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

嗣宋雀生鷓王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

世康王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射天咎地滅社稷齊赤

下侯伐之王逃于郟侯之館而死按卽宋王偃也

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四年夏亢陽爲旱定國傳

後太守公爲郡決費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

之儻在是乎於太守公祭敘災不言應原注載春秋

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敘災不言應原注載春秋

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年不言其應

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

光三年綏和二年皆地震隕石凡十四總不言其應

又高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

如斧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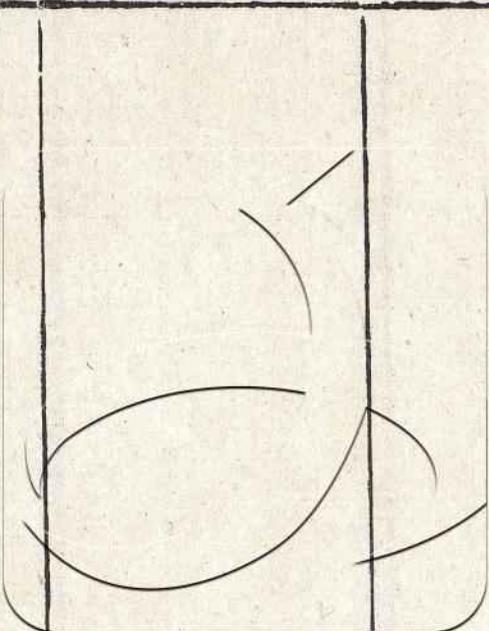
大旱者二昭成二代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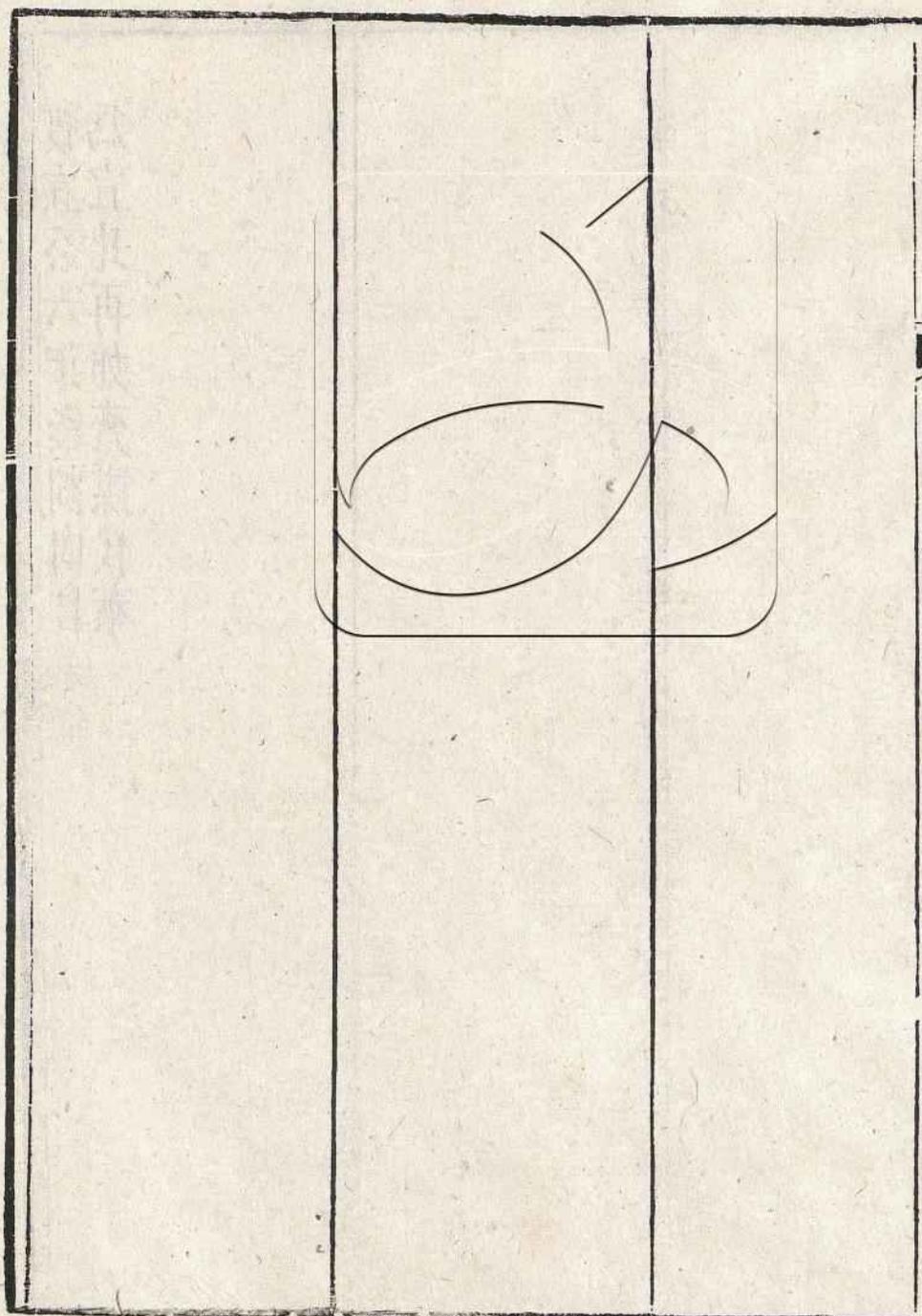
人狀被甲持兵以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蜮爲

與豕交惠帝五年桃李花棗實皆不言其應也

惑志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蛾劉向曰為蛾生南越
 也越地男女同川浴亂氣所生故名之曰蛾蛾猶惑
 也麋為迷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
 淫者五石五子志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月隕石于宋
 也枵元枵齊分壘也石山物齊太嶽七山七國志下上
 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山公作亂
 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發水潰出劉向曰為水沴
 上天戒勿盛齊楚之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悼惠
 王庶子六人皆為王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
 皆破之漢七國眾山潰咸被其害按文言潰七山者
 七國之山叔服鄭伯志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
 皆水潰也
 葬按事詳雜駁首條又十三年目正月天不雨至子秋
 七月先是曹紀滕來朝鄭伯來奔秦使來聘城諸及
 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
 內城二邑炕陽失眾
 那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貪厥災蟲蟲食
 根又中下桓公五年螽劉向曰為介蟲之孽易邑興

役宣公六年螽劉向曰
為宣比再如齊謀伐萊





此條已見書志篇而其文未詳故此仍並存

五行志雜駁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自文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為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為是時莒滅杞。案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傳曰。曷為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當

以公羊爲本耳。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尙在。云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元比奔衛。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

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元奔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前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淇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淇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淇梁之盟。

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它說。多肆妄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

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纏。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太疎濶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篡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

符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
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鼯鼠食郊牛角。劉
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侯之出
事由柔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
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
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
何其濫歟。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
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
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鬪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
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

德銷災之道也。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弋不作。吳
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爲遠
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潁。地匪
夷庚。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春秋昭
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
象也。又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
昭十五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焉。事列本
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
班志編此九蝕。其八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
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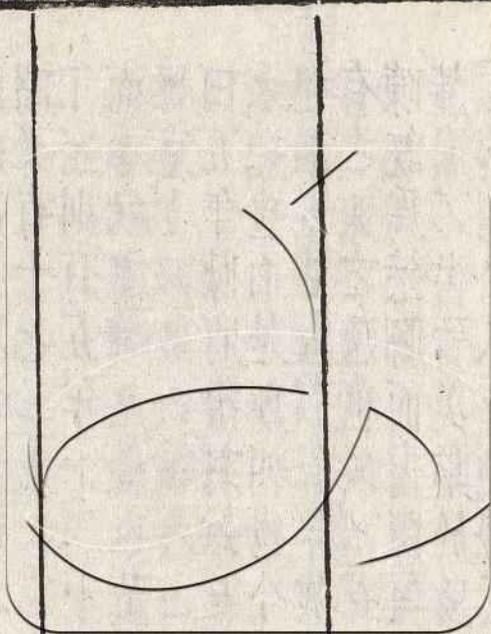
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政由甯氏二句左傳
 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復二傳為說襄公三
 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求復二傳為說年穀梁
 國使子鮮與甯喜相要之言也十六年會淇梁下即注中
 會雞澤下即注中云云又十六年會淇梁下即注中
 又曰云云又公羊會淇梁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
 何信在大夫也參言唐書參言猶夸言也衛弒君
 君若贅旒然也參言唐書參言猶夸言也衛弒君
 哀公十七年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力
 羊裔焉公使匠人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公公
 踰于北方而墜折肱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公公
 我與女璧已氏日殺女璧將焉往遂弒之曰活越滅
 吳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魯遜
 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使魯遜
 越在哀公二十七年昭子發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
 年語見惑經篇昭子發憤氏逐昭公叔孫昭子自
 闕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
 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
 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鄭居河頰公為司徒問

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
 伯對曰其濟洛河頰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
 挈與賄焉夷庚左傳成公十八年塞夷庚注吳晉往
 不敢不許夷庚來之要道疏夷平地也詩序云由庚
 以庚為道也東哲補之九蝕八占昭按本志日蝕自
 詩蕩蕩夷庚物則由之九蝕八占昭按本志日蝕自
 昭又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凡三蝕下至哀十四之蝕
 于定則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凡三蝕下至哀十四之蝕
 而春秋盡總九蝕也董之占陳火左傳昭公九年夏
 惟哀十四年無占總八占也陳火左傳昭公九年夏
 曰五年陳將復封也今五火出而陳逐楚而建陳也火
 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五火出而陳逐楚而建陳也火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
 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
 陳既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招殺偃師
 麓崩不書晉災繫於所災故以所在為名招殺偃師
 左傳昭公八年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陳
 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偃師而二
 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
 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滅陳按滅陳事見上

史通前集

卷四

三



暗惑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夫髮經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恆。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

觀為匿空為
字似別穿一
穴伏匿於旁
而出不言神

怪也子元此
論似固然其
言則甚偉

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竄形八壁是也時無可移
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阬
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
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
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
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
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黃帝堯舜軼事時時
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向之
所述豈可謂之雅邪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
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

成子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
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碻曰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
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
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
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又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
師師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長無子母爲取室孔子曰瞿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

此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子避此非子之坐也難
 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
 回賜非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擯臧否又
 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喆逮尼父既
 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
 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
 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
 所為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
 委巷曾無先覺悲夫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
 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

此駁無答

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忌此屬畏
 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
 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
 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
 為侯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鷂
 之逐鳥雀案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讐此則忠
 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羣小聚謀將犯其
 君遂嘿然杜口侯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
 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為禍亂密言
 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之道必不如

史通前集卷四
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
有○其○事○也○如○復○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溢○其
端○耳○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難○曰○袞○益○子○既○亡○棄○甲○誠○眾○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
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
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又○魏○志
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
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
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
云○難○曰○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蠹○矯○號○漢○王○或

主○邁○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
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
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
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
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虺○毒○不
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
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懼○招○物
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綽○聲○遍○寰○區
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况○英○略○之
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譎言凡如此書通無擊

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故特申掎摭辯其疑誤者焉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云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慙項籍况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旣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歸然無害也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難曰

此自深文然
天下實有此
一種人

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十石故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緼口甘麤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宏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繆矣哉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

畱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
 蒸純飲二斗酒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
 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
 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
 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
 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春相之音在鄰
 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
 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
 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
 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

持論公允切
 中事情

旨在念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况乎溺情
 純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
 阮生者不修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
 又以其志操本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
 惟毀及譽皆無取焉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
 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
 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
 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
 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難曰祥為徐
 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

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才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別駕止可年二十五六矣其未從官已前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

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髮繞炙

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

熾鑪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毒胙

左傳僖公四年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賾與夫

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匿空旁出

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從他井而

史記虞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傍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其西又

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 左慈易質見採劉根竄

形後漢書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

祈之亡父祖近親皆反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

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田常成子 史記田齊世家陳敬仲之

如齊以陳氏為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
 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
 齊眾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齊簡
 公立田常脩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云常卒諡為成
 子按史綴後陳桓有寵語見左傳高祖雖子語見史
 紀尤露破綻西河取疑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
 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夫吾過矣吾過矣夫
 子不稱師也疏使西河疑夫吾過矣吾過矣夫
 皇氏言疑子夏是夫欲殺之身非也相似雍齒史記留侯
 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身非也相似雍齒史記留侯
 又封為什方侯注捨地志云益州什邡縣不忍知無不
 為左傳僖公九年晉荀息曰鷹鷂之逐八年季文子
 出莒僕將而必誅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公季文子
 之語將而赤眉益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
 誅焉而赤眉益子景王章之後琅邪人樊崇起兵於

莒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
 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始元年入長安城
 共尊立之遂立益子為帝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
 更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
 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
 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
 內祖降積兵甲宜陽崔季珪魏志崔琰傳琰字季珪
 城西與熊耳山齊陽季珪清河人為東西曹掾屬
 遷中尉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
 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
 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
 刀立牀頭云匈奴使曰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徒
 孟陽臥牀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而邱墜車反徒
 中遂入殺孟陽不類紀信乘燾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食
 牀曰非君也孟陽不類紀信乘燾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食
 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燾曰漢王降楚
 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
 漢王安在信曰已出文鴛按文鴛有二一在魏高貴
 矣項王燒殺紀信鄉公時即文欽子一在西

史通前集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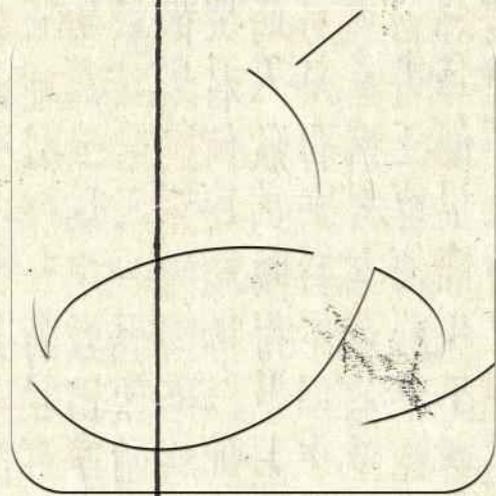
四

四五

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匹碑弟也文乃指魏時
 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為夜襲司馬師營甘露三年
 降於司馬昭晉書景帝紀為勇冠三軍景帝日有瘤
 割之鴛來攻驚而自出即其人也小書侍講事無考
 武安鳴鼓史記廉藺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合趙奢
 鼓噪勒兵武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武安西
 安屋兵盡振胡質並子威晉書良吏傳胡威字伯武
 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入朝武帝語平生
 云與晉陽秋畧同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平生
 日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介若黔敖檀弓齊
 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介若黔敖檀弓齊
 敖為食於路有餓者以至於斯也按黔敖曰嗟來食曰予
 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按黔敖曰嗟來食曰予
 誤恐當作黔婁法言重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皇
 甫謚高士傳黔婁妻死妻以康為謚會子曰先生食不
 充膚衣不蓋形何樂而為康妻曰昔君嘗賜粟三千
 鍾先生辭不受甘天下之淡味求仁而得仁諡為康
 不亦宜乎亦史載非一張堪傳堪在蜀公孫述破珍
 見列女傳

贊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令助廚
 帳使至方見婢牽犬布被脫粟漢書公孫宏傳汲黯
 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又宏身食一肉脫粟飯西京雜
 多然為布被此詩也又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泉內
 記宏故人高賀告大曰示天下於朝疑阮籍見
 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逢惡賓勿逢故人阮籍見
 其嬌焉宏開之歎曰寧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
 官篇按晉書阮籍傳始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
 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嘖畢便去或問曰籍既
 不哭君何為禮楷曰阮籍此一段語乖誕尤甚春相
 人時人歎為兩得思謂此一段語乖誕尤甚春相
 檀弓鄰有喪春不相與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王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大王
 祥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繼母朱氏不
 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黃雀數十人沂除寇賊
 其幙鄉里稱為孝感焉漢末遭亂云云沂除寇賊
 建安初年則有呂布袁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
 貴鄉公時則有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等據淮陽檄討

司馬氏事是在魏之末造按祥傳為徐州別駕在呂
袁等事後從討母正儉是為司隸校尉時非為別駕
時



忤時

確是媼字用
史記文也子
元唐之臣子
決不敢用趙
王母事一本
作媼非

僕幼聞詩禮
云云即接求
退日不應分
節

孝和皇帝時。韋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
而縮朱紫。予以無所傳。會取擯當時。會天子還京師。朝
廷願從者。眾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因逗畱不去。守
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
國事。而取樂正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
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
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
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日
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

習闡其暮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
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
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
拾遺此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墮彼泉藪尋其枝葉原
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
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
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
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
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
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

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
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
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
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
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汪青無日其不可
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
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
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
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
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

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令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齬。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

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項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合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合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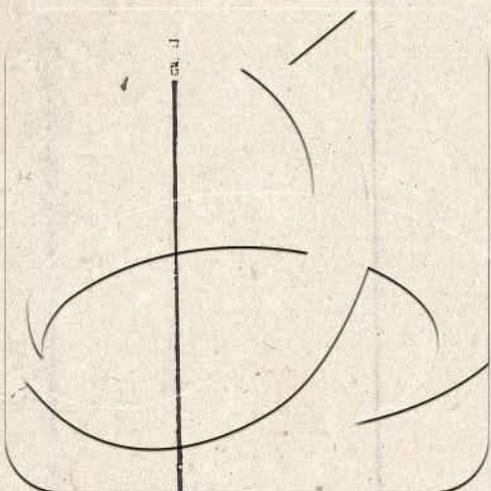
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爾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

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讐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蕭至忠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書令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為宰相舊唐書代韋巨源為侍中仍依舊脩史按巨源傳云至忠仍舊監脩國史則此云脩史即謂監脩也**素王**家語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素臣按又見莊子董子對策賈鄭序論又杜預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巨明為素臣答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葛洪雜記**晉書葛洪傳洪著述正明素臣非通論也

家之言力校雜荀綽拾遺按隋書經籍志宋拾遺十
 事三百一十卷亦云謝拾沈遺東觀羣儒詳漢書家伯度譏其不實
 此處作荀綽誤華陽國志李法字伯度桓帝時為侍中數表宦官太
 盛椒房太重史官託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為
 後公理以為可焚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
 笑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王劭見讐困學
 又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王劭見讐紀聞
 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讐貴族宋王韶之為晉史敘王
 珣貨殖王廩作亂珣子宏廩子華皆貴韶之懼為所
 陷深附結徐傳等當從文粹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
 觀史通於敘事曲筆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
 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楊合公為唐書楊再思傳再思
 忌從本文作劭亦合為人佞而智張昌宗
 坐事武后問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為陛下
 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戴合言賦兩腳狐譏之中宗
 立拜中書令宗尙書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放武
 監脩國史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韋
 氏敗誅楚客冒於權利嘗諷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
 日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
 知幾本傳楚客亦領監脩



史通削繁卷四終



嘉應廩生陳士荃校



71020963

